



CtE

双语
译林

童力文库 137

UNDINE

涡堤孩

如果你在外国图书馆找它，它一定被其他人
占用的一本书。

——《泰晤士报》

〔德国〕莫特·福凯 著 徐志摩 译

Motte Fouqué

译林出版社

双语译林
壹力文库

137

〔德国〕莫特·福凯 著
徐志摩 译

涡堤孩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涡堤孩: 中英对照 / (德) 莫特·福凯著; 徐志摩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10
(双语译林·壹力文库)
ISBN 978-7-5447-6569-5

I. ① 涡… II. ① 莫… ② 徐… III. ① 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 童话—德国—近代 IV. ① 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1932 号

书 名 涡堤孩
作 者 [德国] 莫特·福凯
译 者 徐志摩
责任编辑 韩继坤
特约编辑 赵丽娟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毫米 1/16
印 张 7.5
字 数 86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569-5
定 价 22.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引 子

引子里面绝无要紧话，爱听故事不爱听空谈诸君，可以不必白费时光，从第一章看起就是。

我一年前看了“Undine”（涡堤孩）那段故事以后，非但很感动，并觉其结构文笔并极精妙，当时就想可惜我和母亲不在一起，否则若然我随看随讲，她一定很乐意听。此次偶尔兴动，一口气将它翻了出来，如此母亲虽在万里外不能当面听我讲，也可以看我的译文。译笔很是粗忽，老实说我自己付印前一遍都不曾复看，其中错讹的字句，一定不少，这是我要道歉的一点。其次因为我原意是给母亲看的，所以动笔的时候，就以她看得懂与否作标准，结果南腔北调杂格得很，但是她看我知恰好，如其这故事能有幸传出我家庭以外，我不得不为译笔之芜杂道歉。

这篇故事，算是西欧文学里有名的浪漫事（Romance）之一。大陆上有乐剧（Undine opera），英国著名剧评家 W. L. Courtney 将这故事编成三幕的剧本。此外英译有两种，我现在翻的是高斯（Edmund Gosse）的译本^①。高斯自身是近代英国文学界里一个重

^① 本书选用的是另一个与译文相得益彰的版本，而非高斯版本。

要分子，他还活着。他是一诗人，但是他文学评论家的身份更高。他读书之多、学识之博，与 Edward Dowden 和 George Saintsbury 齐名，他们三人的评论，都是渊源于 19 世纪评坛大师法人圣佩韦（Sainte-Beuve），而高斯文笔之条畅精美，尤在 Dowden 之上，（Saintsbury 文学知识浩如烟海，英法文学，几于全欧文学，彼直一气吸尽，然其文字殊晦涩，读者皆病之。）其 *Undine* 译文，算是译界难得之佳构，惜其书已绝版耳。

高斯译文前有一长篇 La Motte Funqué 的研究，讲他在德文学界的位置及其事略，我懒得翻，简要一提就算。

这段故事作者的完全名字是 Friedrich Heinrich Karl, Baron de la Fouqué，我现在简称他为福凯，他生在德国，祖先是法国的贵族。他活了 65 岁，从 1777 年到 1843 年。

他生平只有两样嗜好——当兵的荣耀和写浪漫的故事。他自己就是个浪漫人。

他的职业是军官，但他文学的作品，戏曲、诗、小说、报章文字等类，也着实可观，不过大部分都是不相干的，他在文学界的名气，全靠三四个浪漫事——Sintram, Der Zauberring, Thiodulfs, Undine, 末了一个尤其重要。

福凯算是 19 世纪浪漫派最后也是最纯粹的一个作者。他谨守浪漫派的壁垒，丝毫不让步，人家都叫他 Don Quixote。他总是全身军服，带着腰剑，顾盼自豪，时常骑了高头大马，在柏林大街上出风头。他最崇拜战争，爱国。他曾说：“打仗是大丈夫精神身体的唯一完美真正职业。”岂不可笑？

他的 *Undine* 是 1811 年出版。那故事的来源，是希腊神话和中世纪迷信。歌德（Goethe）曾经将水、火、木、土四原行假定作人，叫火

为 Salamander，水为 Undine，木为 Sylphe，土为 Kobold。福凯就借用 Undine，以及 Melusine 和 Lohengrin（Wagner's Opera，瓦格纳著名的乐剧）的神话关联起来写成这段故事。那大音乐家瓦格纳很看重福凯，他临死那一晚，手里还拿着一本 *Undine*。

福凯发表了这篇故事，声名大震，一霎时 *Undine* 传遍全欧，英、法、意、俄不久都有译文。歌德和席勒都认识福凯，他们不很注意他的诗文。但是歌德读了 *Undine*，大为称赞，说可怜的福凯这回居然撞着了纯金。海涅（Heine，大诗家）平常对福凯也很冷淡，但是这一次也出劲地赞美。他说 *Undine* 是一篇非常可爱的诗：“此是真正接吻；诗的天才和眠之春接吻，春开眼一笑，所有的蔷薇玫瑰，一齐呼出最香的气息，所有的黄莺一齐唱起他们最甜的歌儿——这是我们优美的福凯怀抱在他文字里的情景，叫作涡堤孩。”

所以这篇故事虽然情节荒唐，身份却是很高，曾经瓦格纳崇拜，歌德称羨，海涅鼓掌，又有人制成乐，编成剧，各国都有译本，现在所翻的又是高斯的手笔——就是我的译手太不像样罢了。

现今国内思想进步，各事维新，在文学界内大众注意的是什么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将来主义、新浪漫主义，也许还有立方主义、球形主义，怪不得连罗素都啧啧称赞说中国少年的思想真敏锐前进，比日本人强多了（他亲口告诉我的，但不知道他这话里有没有 Irony，我希望没有）。在这样一日万里情形之下，忽然出现了一篇稀旧荒谬的浪漫事，人家不要笑话吗？但是我声明在前，我译这篇东西本来不敢妄想高明文学先生寓目；我想世界上不见得全是聪明人，像我这样旧式腐败的脾胃，也不见得独一无二，所以胆敢将这段译文付印——至少我母亲总会领情的。

涡堤孩新婚歌

徐志摩

小溪儿碧冷冷，
笑盈盈讲新闻，
青草地打滚，
不负半点儿责任；
砂块儿疏松，
石砾儿轻灵，
小溪儿一跳一跳地向前飞行，
流到了河，
暖融融的流波，
闪亮的银波，
阳光里微酡，
小溪儿笑呷呷地跳入了河，
闹嚷嚷地合唱一曲新婚歌，
“开门，水晶的龙宫，
涡堤孩已经成功，
她嫁了一个美丽的丈夫，
取得了她的灵魂整个。”

小涟儿喜孜孜地窜近了河岸，
手挽着水草，
紧靠着芦苇，
凑近他们的耳朵，
把新闻讲一回，
“这是个秘密，
但是秘密也无害，
小洞儿流入河，
河水儿流到海，
我们的消息，
几个转身就传遍。”
青湛湛的河水，
曲泠泠的流转，
绕一个梅花岛，
画几个美人涡，
流出了山峡口，
流入了大海波，
笑呼呼地轻唱一回新婚歌，
“开门，水晶的龙宫，
涡堤孩已经成功，
她嫁了一个美丽的丈夫，
取得了她的灵魂整个。”

快来吧，涡堤孩！

徐志摩

涡堤孩，快来吧，涡堤孩！

清水是一片闪亮的明辉，

满天的星星，

黑夜的清虚，

水灵儿到青草地来小舞纤徊。

没有一棵草上不带露珠，

替你编一身鲜艳的绣帽，

小灵儿欢欣，

月丝儿织成，

明霞似的天锦，

彩虹般的流苏。

涡堤孩，快来吧，涡堤孩！

你披一件闪亮的线衫在青草地上舞蹈，

手挽手儿欢噪，

直到东方放晓，

白云里流出金丹。

目 录

第一章 骑士来渔翁家的情形·····	1
第二章 涡堤孩到渔人家里的情况·····	9
第三章 他们找到涡堤孩的情形·····	16
第四章 骑士在林中经过的情形·····	22
第五章 骑士住在湖边的情况·····	29
第六章 结婚·····	34
第七章 结婚以后当晚的情况·····	39
第八章 结婚次日·····	42
第九章 骑士偕其妻同归·····	48
第十章 他们在城中居住的情况·····	53
第十一章 培儿托达的生日·····	56
第十二章 他们从皇城动身旅行·····	64
第十三章 他们居住在林斯推顿城堡时的情况·····	67
第十四章 培儿托达偕骑士回家的情况·····	73
第十五章 维也纳旅行·····	80
第十六章 黑尔勃朗此后所遭逢的情况·····	86
第十七章 骑士的梦·····	91
第十八章 黑尔勃朗举行婚礼的情况·····	95
第十九章 骑士黑尔勃朗埋葬的情况·····	99

第一章

骑士来渔翁家的情形

数百年以前一个美丽的黄昏，有一个仁善的老人，他是个渔翁，坐在他的门口缝补他的网。他住在一极妩媚的地点。他的村舍是筑在绿草上，那草一直伸展到一大湖里；这块舌形的地，好像看了那清明澄碧的湖水可爱不过，所以情不自禁地伸了出去，那湖似乎也很喜欢那草地，她伸着可爱的手臂，轻轻抱住那临风招展的高梗草和恬静愉快的树荫。彼此都像互相做客一般，穿戴得美丽齐整。在这块可爱的地点，除了那渔翁和他的家族以外，差不多永远不见人面。因为在这块舌形地的背后，是一座很荒野的树林，又暗又没有途径，又有种种的妖魔鬼怪，所以除非逼不得已时，没有人敢进去冒险。但是那年高敬神的渔翁，时常漫不经心地穿来穿去，因为在树林背后不远处有一座大城，是他卖鱼的地方。况且他老人家志心朝礼，胸中没有杂念，就是经过最可怕的去处，他也觉得坦坦荡荡，有时他也看见黑影子，但是他赶快拉起他清脆的嗓子，正心诚意地唱圣诗。

所以他那天晚上坐在门口很自在地理网，平空吃了一吓，因为他忽然听见黑暗的树林里有窸窣之声，似乎是有人骑马，而且



在这块舌形地的背后，是一座很阴森可怕的森林，
所以没有人敢进去冒险。

觉得那声浪愈来愈近这块舌地。因此所有他从前在大风雨晚上所梦见的树林里的神秘，如今他都重新想起来，最可怕的是一个其大无比、雪白的人的影像，不住地点着他很奇怪的头。呀！他抬起头来，向树林里一望，他似乎看见那点头的巨人从深密的林叶里走上前来。但是他立刻振作精神，提醒自己说，一则他从来也没有碰到过什么鬼怪，二则就是树林里有鬼怪，也不见得会到他舌地上来作祟。同时他又使用他的老办法，提起嗓音，正心诚意，背了一段圣经，这一下他的勇气就回复，非但不怕而且觉察他方才的恐慌原来上了一个大当。

那点头的白巨人，忽然变成他原来很熟悉的一条涧水，从树林里一直倾泻到湖里。但是窸窣声的原因却是一个华美的骑士，穿得很漂亮，如今从树荫里骑着马向他的村舍这边来了，一件大红的披肩罩在他紫罗兰色紧身衣外面，周围都是金线绣花；他的金色头盔上装着血红和紫罗兰色的羽毛；在他黄金的腰带上，挂着一把光彩夺目镶嵌富丽的宝剑。他胯下的白马比平常的战马小些，在轻软的青茵上跑来，那马蹄似乎一点不留痕迹。但是老渔翁还是有些不放心，虽然他想那样天神似的风采，决计不会有可疑的地方，所以他站在他的网边很拘谨地招呼那来客。于是骑士勒住马缰，问渔翁能否容他和他的马过宿。

渔翁回答说：“这荫盖的草地不是很好的马房，鲜嫩的青草不是很好的喂料吗？但是我非常愿意招待贵客。预备晚餐和歇处，不过怠慢就是了。”

骑士听了非常满意。他从马上下来，渔翁帮着他解开肚带，取下鞍座，然后让马自由溜去。骑士向主人说：“即使老翁没有如此殷勤招待，我今天晚上总是要扰你的，因为你看前面是大湖，

天又晚了，我如何能够再穿过你们生疏的树林回去呢？”

渔翁说：“我们不必客气了。”他于是领了客人进屋子去。

这屋子里面有一壁炉，炉里烧着一些小火，照出一间清洁的房间，渔翁的妻子坐在一把大椅子上。客人进来的时候她站起来很和悦地表示欢迎，但是她仍旧坐了下去，没有将她的上座让客。渔翁见了，就笑着说：“年轻的贵客请勿介意，她没有将屋子里最舒服的椅子让客；这是我们穷民的习惯——只有年高的人可以享用最好的座位。”

他妻子接着笑道：“唉，丈夫，你说笑话了。我们的客是高明的圣徒，哪里会想我们老人家的座位。”她一面对骑士说：“请坐吧，青年的先生，那边有很好的一把小椅子。不过你不要摇摆得太厉害，因为有一只椅脚已经不甚牢靠。”

骑士就很谨慎地取过那椅子，很高兴地坐了下去。他觉得他好像变成了他们小家庭的一分子，简直好像出了一会儿远门刚回家似的。

他们三人于是就开始谈笑，彼此一点也不觉生疏。骑士时常提到那森林，但是老人总说他也不是很熟悉。他以为在晚上那可怖的森林总不是一个相宜的谈料。但是一讲到他们如何管家和一应琐碎的事情，那一对的老夫妻就精神抖擞地应答。他们也很高兴听骑士讲他旅行的经验，又说他在但牛勃河发源的地方有一座城堡，他的名字是林斯推顿的黑尔勃郎公爵。

他们一面对天，骑士时常觉察小窗下面有些声响，好像有人在那里泼水。老翁每次听得那声音就把眉毛皱紧。但是后来竟是许多水泼上窗板，因为窗格很松，连房子里都是水，老翁气哄哄地站了起来，使着威吓的声音向窗外喊道——

“涡堤孩，不许瞎闹！屋子里有贵客，你不知道吗？”

外面就静了下去，只听见嗤嗤的笑声，老翁转身来说道：

“我的尊贵的客人，对不起，请你容恕，她小孩子的顽皮习惯，但是她无非作耍而已。她是我们的养女涡堤孩，她虽然年纪已快十八，总改不了她的顽皮，可是她是心里很仁善的一个女孩。”

老妇人摇着头插嘴说：“呀！你倒说得好听，若然你捕鱼或者出门归家的时候，她偶然跳跳舞舞，自然是不讨厌。但是她整天到晚地胡耍，也不说一句像样的话，她年纪又不小，照例应得管管家事，帮帮忙，如今你整天去管住她，防她闯祸都来不及，你倒还容宠她咧！——唉！就是圣人都要生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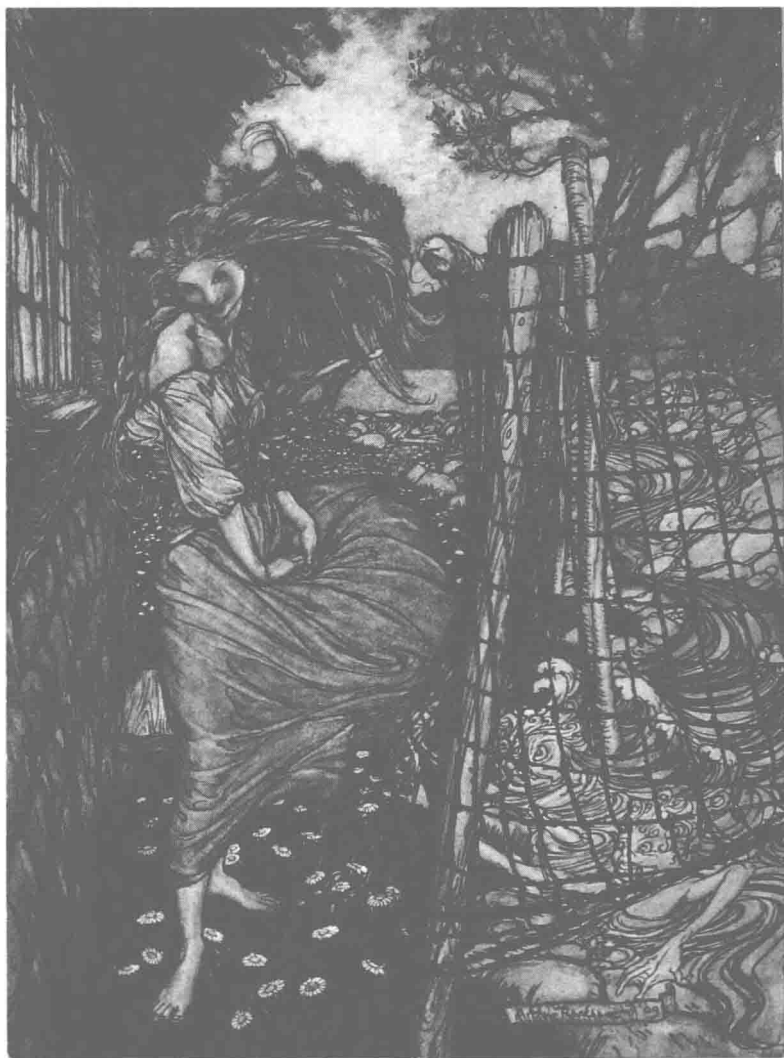
“好，好！”老翁笑着说，“你的事情是一个涡堤孩，我的是这一道湖。虽然那湖水有时冲破我的网，我还是爱她，你也照样地耐心忍气爱我们的宝贝。你看对不对？”

他妻子也笑了，点点头说，“的确有点舍不得十分责备她哩。”

门嘭的一声开了，一个绝色的女郎溜了进来，笑着说道：

“父亲，你只在那里说笑话哩，你的客人在哪里？”但是她一头说一头早已看见了那丰神奕奕的少年，她不觉站定了呆着，黑尔勃郎趁此时机，也将他面前安琪似的美人的影像，一口气吸了进去，领起精神赏鉴这天生的尤物，因为他恐怕过一会儿她也许害臊躲了开去，他再不能一饱眼福了。但是不然，她对准他看上好一会儿，她就款款地走近他，跪在他面前，一双嫩玉的手抚弄着他胸前挂着的金链上面一个金坠，说道：

“你美丽，温柔的客人呀！你怎样会到我们这穷家里来呢？你在找到我们之先，必定在世界漫游过几年！美丽的朋友呀，你是不是从那荒野的森林里来的？”



窗外的涡堤孩

老妇人就呵她，没有让他回答，要她站起来，像一个知礼数的女孩，叫她顾手里的工作。但是涡堤孩没有理会，她倒搬过一张搁脚凳来放在黑尔勃郎的身边，手里拿着缝纫的活计，就坐了下去，一面使着很和美的声音说道：

“我愿意去此地做工。”

老翁明明容宠她，只装没有觉察她的顽皮，把话岔了开去。但是女孩子可不答应。她说：

“我方才问客人是从哪里来的，他还没有回答我哩。”

黑尔勃郎说：“我是从森林里来的，我可爱的小影。”她说：“既然如此，你必须告诉我你为什么跑进这森林，因为许多人都怕进去。你必须讲出来，你在里面碰到多少异事，因为凡是进去的人总是会碰到的。”

黑尔勃郎经她一提醒，觉得发了一个寒噤，因为他们想着他在林中所碰见的可怕形象似乎对着他狞笑。但是他除了黑夜之外没有看见什么，现在窗外一点儿光都没有了。于是他将身子耸动一下，预备讲他冒险的情形，可是老翁的话岔住了他。

“骑士先生，不要如此！现在不是讲那种故事的辰光。”

但是涡堤孩，气哄哄地跳将起来，两只美丽的手臂又在腰间，站在渔翁的面前大声叫道：

“他不讲他的故事，父亲，是不是？他不讲吗？但是我一定要他讲！而且他一定讲！”

她一面说，一面用她可爱的小脚顿着地，但是她虽然生气，她的身段表情，又灵动，又温柔，害得黑尔勃郎的一双眼，像中了催眠一般再也离不开她，方才温和的时候固然可爱，如今发了怒，亦是可爱。但是老头儿再也忍耐不住，大声地呵她，责她不